

# 崔申迪：坚守平凡岗位 续写英雄故事

□ 本报记者 张雪泓

“如果父亲在，他会怎么做？”遇到难题，民警崔申迪常常这样问自己。

36岁的崔申迪是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，也是英雄的后代，他的父亲崔大庆也是一名人民警察。1995年，时任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丰台镇派出所副所长的崔大庆，在抓捕重大杀人抢劫犯时，头部中弹牺牲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仍紧紧抓住歹徒的手，为战友争取制敌的机会。那一年，崔申迪5岁。

“穿上这身警服，我就必须对得起‘崔大庆的儿子’这个身份，更要对得起人民警察这份荣光。”崔申迪说。“耐心周到”“执法公正”是群众对崔申迪最多的评价。从警15年，他累计执勤3万余小时，巡逻4万余公里，服务游客20万余人次，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肯定。

## 5岁那年，父亲走了

崔申迪对父亲的印象是模糊的，5岁的孩子尚未完全懂事，关于父亲的故事，自父亲牺牲后才慢慢在他的脑海中清晰起来。

他在母亲的讲述中拼凑出父亲的轮廓：那个总是深夜出警，为邻里调解纠纷的“崔所”；那个面对持枪歹徒毫无惧色、冲锋在前的“英雄”；那个在街坊口中总被评价为“好警察”的平凡民警。

“记忆中和父亲在一起的画面很少。”崔申迪说，父亲总是很忙，很少回家，更没有时间陪自己。仅有几次，父亲在楼下陪年幼的他踢过球，还带他去过两次公园，这已成为他生命中珍贵的回忆。

父亲牺牲后，家里经常来人，母亲在父亲的领导、同事以及亲戚面前总是表现得很坚强。“等到人都走了，家里只剩下我们两人，就一下子清冷了，我经常看到母亲背着身偷偷抹眼泪。”崔申迪说，从那时以后，他明白自己要扛起家里的责任，用自己的肩膀替母亲分忧。

父亲的牺牲，让“警察”二字在崔申迪心中既承载着伤痛，更凝聚起信仰的力量。

## 师父教会我耐心与真诚

每年的清明节，在丰台花园苍松翠柏

## 人物素描

当英雄的背影远去，留下的不只是思念，更是一束穿越时光的光。崔申迪，一位在“红墙”下站岗的警察，他的故事始于一个5岁孩子无法完全理解的永别。父亲崔大庆在抓捕持枪歹徒时壮烈牺牲，那句“我是所长，我先上”成为血脉里永不消逝的回响。这并非简单的子承父业，而是一场深刻的生命接力与精神对话——从丰台镇到府右街，两代人，一种魂；一身警服，血脉相承。从英雄的铜像前到长安街的哨位上，崔申迪用15年的3万小时勤务、4万公里巡逻，以及20万人次的默默服务，将“忠诚”与“为民”从崇高的名词，诠释为日复一日的动词。

掩映的父亲的铜像前，崔申迪都会庄重地献上一束白菊，向父亲的铜像深深地鞠躬敬礼。

大学毕业后，他义无反顾地选择成为一名人民警察。他主动向组织申请，来到父亲当年所在的丰台镇派出所实习。

“带我的师父教会了我很多，学到的第一课就是以真诚和耐心对待群众。”崔申迪记得，师父第一次带自己出警时说了一句话：“跟着看，解决问题的门道儿很多。”

那是一次群众报警，称楼上一对夫妇吵架，动静很大，打扰到了周围邻居。敲门之前，师父说：“这次咱们先不说话。”崔申迪满心疑惑，进屋后，看见这两口子仍在气头上，指着鼻子训斥对方。崔申迪按照师父的指示在旁边看着。半个小时过去了，两个人的怒气逐渐平息。“师父问：‘吵完啦？还吵吗？’两人说：‘不吵了。’师父这才人情入理地劝说开导双方，很快两人就重归于好了。我就觉得很神奇。”崔申迪说，这次出警，让他明白了警察办案有很多种方法，润物细无声也是其中的一种。

“在丰台镇派出所实习时，我才真正理解了父亲的选择——英雄不仅是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，更是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。”崔申迪说。

## 守卫“红墙”服务群众

2011年，崔申迪正式加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，成为守护党中央办公所在地的“红墙卫士”。府右街派出所辖区内，既有老城的居民区，又有络绎不绝的八方游客。天安门地区游人如织，日均人流量大，几乎每隔几分钟就会遇到需要帮助的人。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，崔申迪在外出执勤时会随身带着一些应急药品、充电宝等物品。回答询问是他的工作常态，对于游客询问的每一个问题，他都耐心细致地解答，用清晰的指引、柔和的话语，让出门在外的游客多了一份心安。

盛夏的长安街上，地表平均温度高达50至60摄氏度。在隆冬时节执勤时，崔申迪和战友们脚下的鞋总会选大两码——这是他们应对严寒的标配，为的是能多塞进几双袜子御寒。每天，崔申迪在辖区内要走上几万步，战严寒斗酷暑早已成为家常便饭。

这是一份关于传承的答卷：英雄之志，不在远山，而在每一步坚定的足迹里。自参加公安工作以来，他累计帮助和服务过往游客20余万人次，经他救助与家长走散的儿童、独自外出迷路的老人、骑行摔倒和中暑的游客等共计300余人次，收到群众赠送的锦旗、表扬信等30余件。

## 平凡坚守，赓续英雄精神

“父亲曾说‘我是所长，我先上’，父亲的战友教会了我‘执法不仅需要勇气，更需要智慧与温度’，如今我也要走他们走过的路，继续践行勇于担当的精神。”崔申迪说。

作为英烈子女代表，近几年，崔申迪多次走进校园、社区、警营，讲述两代警察的传承故事。他参与创作的纪实作品《您是我的光，我像您的影子》还入选了“中国正能量网络精品”栏目。

为加快形成和提升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，2024年，作为府右街派出所的党支部青年委员和团支部书记，崔申迪结合工作实际和新警特点，制定了派出所新警“青苗培优计划”，强化新人职民警意识、素质、责任和规矩的养成。通过政治教育、参观见学、竞赛评比、师徒结对等方式引导新警坚定理想信念、铸牢忠诚警魂。至今，已有206名新警来到府右街派出所驻所接受培训，95名民警经培训成绩优秀，目前在分局各警种各岗位发光发热。

如今，崔申迪也已为人父。他常带子女到丰台花园瞻仰祖父铜像，讲述“爷爷是一位英雄”的故事。“我希望他们懂得，英雄不是遥不可及的概念，平凡岗位上的坚守依然能够成就不平凡的事业。”崔申迪说。

□ 本报记者 罗莎莎  
□ 本报通讯员 曹醉竹 王双凤

黄海之滨，潮起潮落；苏北大地，寒风凛冽。

2026年1月24日凌晨，一颗滚烫的法治之心停止了跳动。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检察院原党组成员、副检察长李军，因病医治无效，永远地离开了他深爱并为之奋斗了三十载的检察事业，年仅54岁。

在他身后，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，只有数千册泛黄的卷宗、办公室里常亮的一盏台灯，以及群众心中那份沉甸甸的信任。他用一生，在法律的刚性与人性的柔情之间，构筑了一座通往公平正义的桥梁；他像一位不知疲倦的“燃灯者”，燃烧了自己，照亮了别人，也温暖了这座城市的法治天空。

## 追光：从“门外汉”到“行家里手”的跋涉

李军与检察事业的缘分，仿佛是宿命的安排，流淌在血脉里。20世纪80年代，父亲李荣胜脱下军装，穿上检服，成为东台检察战线的一名老兵。年少的李军，记忆最深处的画面，总是父亲伏案阅卷时那宽厚的背影，是面对来访群众时时耐心倾听的神情，是为疑难案件彻夜不眠的执着。那不仅仅是父亲的工作日常，更是一颗关于“责任”与“正义”的种子，悄无声息地落入了他幼小的心田，生根、发芽。

1995年，怀揣着对检察事业的憧憬与对父亲的承诺，李军考入东台市检察院，成为一名工作人员。为了实现“检察官梦”，父亲的模样便成了李军前行的标尺。

“刚进检察院那会儿，李军的办公室总是最后一个熄灯，桌上的法律书籍被他翻得卷了边，连页边空白处都写满了注解。”与李军共事多年的同事戴静平回忆道。

从基础的法理学到复杂的诉讼程序，从简单的案卷整理到独立承办大案，李军硬是凭着一股“笨鸟先飞”的韧劲和“滴水穿石”的恒心，将一个法律“硬骨头”啃了下来，他完成了从法律“门外汉”到业务“行家里手”的华丽转身。

2014年，李军被江苏省人民检察院记个人二等功，2015年被江苏省委、省政府表彰为“人民满意政法干警”并记一等奖，2016年被授予“江苏省先进工作者”荣誉称号……这一连串闪光的荣誉，是他用汗水浇灌出的勋章，也是他对父亲、对初心最好的回答。

## 破局：在绝望处点亮“司法救助”的微光

“做一名有担当、有温度的检察官。”这是李军在三十年职业生涯中始终坚守的信条。在他看来，法律条文或许是冰冷的，但司法者的心必须是热的。

2015年，张老伯颤巍巍地走进了检察院，他的独子因工伤离世，虽经劳动仲裁认定了工伤，但涉事企业为了逃避赔偿，竟玩起了“金蝉脱壳”——恶意将企业注销、财产转移，变成了无处执行的“空壳”。

拿着一纸无法兑现的判决，张老伯几近绝望。李军紧紧握住老人的手，郑重承诺：“老伯您放心，我们一定帮您讨回公道！”

承诺背后，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。李军牵头成立办案组，穿梭于银行与周边群众之间。他像拼拼图一样，从海量的银行流水和转让协议中，一点点还原了企业主与亲属恶意串通、虚假转让的真相。

真相大白，正义归位。在李军的监督推动下，法院启动再审，追加原企业主为被执行人，赔偿款终于有了着落。更令人动容的是，考虑到张老伯丧子后的生活困境，李军在全省率先探索，首次将民事侵权案件纳入司法救助范围。

当张老伯拿到赔偿款和救助金时，泪水夺眶而出：“是你们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！”

“群众利益无小事，每一起民事申诉案件的背后，都关乎一个家庭的冷暖，关乎社会公平正义。”这是李军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从业多年，李军始终坚持“办理一案、治理一片”的理念，他先后办理民事申诉、公益诉讼等案件200余件，帮助群众挽回经济损失千余万元，发出的多份检察建议被相关部门采纳。

## 亮剑：扫黑风暴中的“硬核”担当

面对弱者，他满怀柔情；面对罪恶，他则是最锋利的剑。

2018年，时任普通刑事犯罪检察部门负责人的李军，主动请缨承办公安部挂牌督办的张某某恶势力犯罪集团“套路贷”案。

这是一块极难啃的“硬骨头”：涉案人员盘根错节，资金流转如迷宫般复杂，主犯更是拒不认罪。为了撕开防线，李军带领团队提前介入，日夜奋战。

专案组成员夏升华至今记得那段日子：“李检几乎以单位为家，眼睛熬得满是血丝，嗓子哑得说不出话，但眼里的光从未黯淡。”

凭借着抽丝剥茧的耐心，李军从卷宗中梳理出近百条关键线索，指导补充证据300余份，构建起严密的证据链条。仅用一个月，案件便完成审查起诉，12名嫌疑人悉数获刑。那一刻，正义的锋芒划破了黑夜，还百姓以朗朗乾坤。

## 薪火：未完的案件与不灭的精神

刑事检察，既有雷霆万钧，也有春风化雨。李军办理各类刑事案件300余件，他灵活运用刑事和解、公开听证等方式钝化社会矛盾，以刚柔并济的司法实践，诠释了新时代检察官的责任与担当。

2020年，在办理一起交通肇事案时，李军敏锐地发现，肇事者赵某与被害人向某虽未领证，却是相伴二十多年的事实夫妻。若机械办案，一诉了之，这会让这个本就遭受重创的家庭雪上加霜。

为了守护这个家庭的完整，李军启动自行补查，在确认双方感情深厚且被害人谅解后，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。他把听证会开到了村委会，当场发放司法救助金。锦旗上那句“公正执法显清廉，情系群众解民忧”，是群众对他最高的褒奖。

这种“透过卷宗看人心”的办案智慧，李军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年轻人。东台市检察院普通刑事犯罪检察部主任徐婷婷至今仍清晰记得，刚入院时自己还是个对实务一窍不通的“法律小白”，是李军手把手教她审查卷宗、抽丝剥茧分析案情、严谨撰写法律文书。“那时李检常叮嘱我：‘办案子不能只盯着表面证据，得多站在当事人的立场想一想，要让法律既有刚正不阿的力度，也有温润人心的温度。’”

徐婷婷告诉记者，有一次她办理一起案件，因经验不足遗漏了关键证据，李军陪着她重新梳理卷宗直至深夜，逐页核对细节，逐条剖析疑点，还带着她实地走访取证。“他总说，年轻人要多吃苦、多历练，每一个案件都关乎当事人的切身利益，容不得半分马虎。”

在李军的悉心指导下，徐婷婷迅速成长为业务骨干。而像徐婷婷这样，在他带领下成长起来的年轻干警，在东台市检察院还有很多。

长期的高负荷工作，透支了李军的身体。2024年5月，他在案件讨论时突感不适倒下。醒来后的第一句话，竟是询问案件讨论的结论。住院期间，病房成了他的临时办公室，电话那头永远是案情、是工作、是放不下的责任。

2025年下半年，病榻上的李军已极度虚弱，在生命的最后时光，他强撑着身体，通过视频与并肩作战的同事们道别。屏幕那头，他声音微弱却目光坚定：“希望大家坚守检察初心，办好每一个案子，守护好公平正义的底线。”

这是最后的嘱托，也是永恒的誓言。

李军走了，但他点燃的那盏法治之灯，在东台检察人的心中依然恒辉不灭。他用一生证明了：一名检察官的价值，不在于办理了多少惊天大案，而在于是否在每一个案件中，都让人民群众感受到了公平正义的温度。



图为李军（左）生前赴学校开展法治宣传。

东台市人民检察院供图

# 那夜，四盆炭火暖山村

## 第三眼

□ 文杰 文/图

黔东南的深冬，冷得有些蛮横。大寒刚过后的一个傍晚。看了一眼手机，气温已经跌到了零下1摄氏度。石阡县公安局聚凤派出所教导员罗旭东、副所长吴朝照、辅警龚坤以及乡综治办、司法所、妇联的工作人员裹紧了棉大衣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贵州省石阡县聚凤乡枫香屯村的水泥路上。

今晚，我们不在暖和的办公室里值班，而是要把“办公室”搬到村里的院坝上。

没有话筒，没有讲台，也没有明亮的会议室。村党群服务中心的院坝里，临时拉了两盏昏黄的白炽灯。灯下，四盆红彤彤的炭火正吐着火舌，二十来条高矮不一的农家板凳围成了一个不太规则的圆圈。四十多位乡亲已经到了。大家搓着手，呵出的白气在灯光下交织成一团团白雾。这是一场关于平安与团圆的“警民共商会”。在这冰凉的水泥地上，我们要和乡亲们一起，把心焐热，把年过好。

## 不设防的“龙门阵”

“乡亲们，天冷，辛苦大家跑一趟。”晚上七点半，罗旭东率先站起身。他没拿笔记本，而是先搓了搓冻得有些发红的手，大嗓门里带着浓重的乡音：“今晚咱不开长会，也不讲大道理，就拉拉家常，摆摆‘龙门阵’。说说咱们枫香屯眼前的事、操心的事、麻烦的事。”

这句开场白，就像往火盆里扔了一把干柴，气氛“腾”地一下就活泛了。

在基层千久了，我们深知，老百姓最怕那种高高在上的“宣讲”。你得坐下来，坐在低处，甚至坐在火盆边烤得脸发烫，他们才愿意把你当自己人，掏心窝子。

“罗教导，我先说一句。”50岁的教书匠紧了紧外套，打破了沉默。“这几天，外面打工的年轻人陆陆续续回来了，村里车多了，晚上黑灯瞎火的，就怕有个磕碰。”

吴朝照立刻翻开随身的警务日志本，记下了这一笔。抬头接话茬：“教大哥，这事儿说到点子上了。我们这次来，头一桩就是这事。最近夜间巡逻我们已经加派了人手，特



图为“警民共商会”现场。

别是周末和赶集日。另外，村口那几个急弯的反光镜，明天我们就去检查，坏了立马换。”

吴朝照顿了顿，看着周围那一张张被炭火映红的脸，诚恳地说：“但这事光靠警察不够，还得靠大家。家里的娃回来了，多念叨一句：开车不沾酒。现在的年轻人，有的回来开个车，山路十八弯也敢踩油门，这得管。”

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从电信诈骗的花样翻新，聊到寒假孩子沉迷手机游戏；从山路的急弯，聊到可能冒头的赌博暗流。

我坐在板凳上，侧身倾听，不时在膝盖上写写画画。火盆里的炭火越烧越旺，偶尔爆出“哗啦”的声响，火星子溅起来，像极了这乡村里琐碎却鲜活的日子。在这种没有任何隔阂的交流中，我强烈地感受到：所谓的“治理”，其实不是冷冰冰的管控，而是无数个这样面对面的瞬间，是两双粗糙的大手握在一起的温暖。

## 炭火旁的“断案”

正聊得热火朝天，人群外突然传来一阵骚动。

借着灯光，我们看见村民阿标和他媳妇刘大姐一前一后走了过来。两人的脸都绷得紧紧的，阿标黑着脸，刘大姐眼眶泛红，显然刚吵过架，还在气头上。

“来，正好大家都在，有事坐下说，别憋在心里。”罗旭东主动起身招呼。原来，快过年了，家里的琐事突然多了起来。下午两口子因为家务分担和孩子教育的问题，几句不对付，吵翻了天，甚至动了手。阿标觉得自己在外面挣钱辛苦，回家还要受气；刘大姐觉得家里里外外全靠她，男人回来就当甩手掌柜。

我们没有急着评判对错，而是让龚坤给两人倒了两杯热茶，递到手里。

“这茶烫手，先暖暖。”罗旭东语气温和，“快过年了，一家人的劲儿，得往一处使。吵赢了道理，输了感情，划不来。”

吴朝照接着话头，没有搬出法条硬压，而是从情理入手：“阿标，你在外面打工，一年到头不容易，是为了啥？不就是为了这个家热乎乎的嘛？嫂子在家带娃守家，这份辛苦不比你搬砖轻松。”

“过日子哪有勺子不碰锅边的！”旁边一位年长的阿婆也插了嘴。

“都退一步，多想想娃娃。”

周围的乡亲们也纷纷做起了“和事佬”。这种“七嘴八舌”的劝解，有着一种神奇的魔力——它构成了乡村特有的舆论场和道德约束力。

渐渐地，阿标低下了头，手里的纸杯被捏紧了，过了好一会儿，他看了一眼妻子，声音低了八度：“我脾气是急了点，……你在家确实辛苦。”

院坝渐渐空了，但那些关于安全、关于体谅、关于如何把日子过好的对话，好像还热乎乎地留在空气里。我收拾着炭盆，里面还有未尽的星火。那一刻我深深觉得，我们基层民警的工作，有时就像这冬夜添炭——未必能驱散所有的严寒，但只要肯俯下身，走进这院子里，点起火，聚拢人，就能让一方人，暖暖和和地，看见光亮，看见希望。

(作者系贵州省石阡县公安局特警队民警)